

〔典藏版〕



ZI
CHUAN

2

光明王者
上

老猪
著

史诗巨著 · 巅峰之作
十年之后，《紫川》钻石典藏版王者归来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紫川

光明王者

老猪 著

〔典藏版〕

〔上〕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紫川：典藏版. 2, 光明王者 / 老猪著. -- 青岛：青岛出版社, 2016. 9

ISBN 978-7-5552-4383-0

I. ①紫… II. ①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71113号

书 名 紫川：典藏版. 2, 光明王者
著 者 老 猪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10-85787680-8015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传真)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那 耘
选题策划 孙红彦
封面设计 小 贾
版式设计 孙顾芳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6开(700mm×980mm)
印 张 32
字 数 419千
书 号 ISBN 978-7-5552-4383-0
定 价 59.80元(全二册)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

电话: 010-85787680-8015 0532-68068638

第一卷 神庙之行

- 第一章 魔族暴政 /3
- 第二章 初出茅庐 /19
- 第三章 人兽联盟 /35
- 第四章 无孔不入 /52
- 第五章 草木皆兵 /68

第二卷 光明崛起

- 第一章 装王扮酷 /85
- 第二章 义军会师 /105
- 第三章 光明殿下 /118
- 第四章 招兵买马 /132
- 第五章 愚民暴民 /151

第三卷 风雪邂逅

- 第一章 突出奇兵 /171
- 第二章 好人坏事 /186
- 第三章 大吐苦水 /203
- 第四章 神秘伊人 /218
- 第五章 冤死帝都 /235

紫川 | 光明王者

目录

上

紫川

光明王者

目录

下

第 四 卷 人面桃花

- 第 一 章 暗夜杀机 /255
- 第 二 章 神秘组织 /273
- 第 三 章 重回帝都 /289
- 第 四 章 人面桃花 /309
- 第 五 章 锋芒再展 /320

第 五 卷 白云苍狗

- 第 一 章 情感危机 /339
- 第 二 章 争霸契机 /354
- 第 三 章 枢密会议 /371
- 第 四 章 黑沙军师 /389
- 第 五 章 宝贝恶徒 /405

第 六 卷 远东光复

- 第 一 章 特兰会战 /423
- 第 二 章 内忧外患 /438
- 第 三 章 大战告捷 /450
- 第 四 章 生死至交 /462
- 第 五 章 馈赠之谊 /475
- 第 六 章 神皇招安 /489

The background features a faint, light gray illustration of a mountain range at the bottom. Above the mountains, there is a large, very faint, stylized character that appears to be '祭' (Sake/ritual), which is the main title of the book.

第一卷
神庙之行

第一章 魔族暴政

七八〇年春季的远东全境，一片祥和。战争已经结束了，早在三月，远东种族军的战士开始从军队里回家了。他们扔下了杀人的武器，拿起生了锈的犁地家什，在田地里满头大汗地干起农活来。在那些被战火摧毁的村镇和城市，重新冒出了炊烟。人们开始重建家园，日子过得相当平静，从前方归来的半兽人开始躺在妻子身边享起福来，吃得胖胖的。

五月份，魔族远东占领司令部（后来改名为远东总督府）派遣大批魔族部队进驻远东各行各省的省会城市，在各行省设立政府，开始了对远东的统治。所有人的噩梦开始了。

司令部发布的第一个命令是：远东无论哪个种族，必须在一个月之内按人头每人交纳一百公斤谷子。魔族的地方官员解释，这是当军粮用的，用来犒赏劳苦功高的远东解放者——伟大的神族大军。其实早在帕伊围城的时候魔族就有过从远东当地征收粮食的念头，只是当时的魔族军统帅云浅雪顾忌这样会激怒远东联合军的士兵，当时他们的助力还是不可缺少的。到了现在，形势已经变了，新任的远东总督鲁帝公爵不怕天，不怕地，尤其不怕人民。他全无顾忌。

这个命令引起了远东各种族一片怨声。远东本来就不是粮食产地，往常这里的粮食都是依靠家族从内地输入的，再加上连续两年毁灭性的战争，青壮年都被征调当兵，土地荒芜，导致粮食大幅度减产，很多家庭都已经揭不开锅了，这个时候要拿出这么大批粮食，实在很困难。远东各种族一片怨声，都说：“就连紫川家执政的时候也不会在这个青黄不接的时节收粮的。我们浴血奋战，赶走了紫川家的统

治者，却换来了更坏的！我们牺牲了那么多的小伙子究竟是为了什么？”

民众的反应是如此激烈，以至于魔族的征粮队不得不用棍子乱敲，将半兽人、蛇族的老幼妇孺打得嗷嗷直叫，交出了他们最后一条裤子。到了六月初，好不容易才勉强完成一半的征粮任务。面对部下（也就是远东各行省的分管总督）的叫苦连天，鲁帝不屑地说：“你们就是不够干练。”

他亲自在杜莎行省做示范，魔族军从每个家庭抓一个人当人质，如果在两个星期之内这个家庭还交不满粮食定额，就把人质给杀了。

两个星期过去了，杜莎行省基本上完成了征粮任务。

远东各地的总督纷纷仿效上司的做法，但不知什么原因，效果却不是那么理想。砍了几万人质的脑袋，任务才完成七八成。

七八〇年的春夏之交，整个远东地区千里饥荒，饿死四十七万人。

挣扎于生死一线的饥民不甘心全家妻儿老小跟着自己一起饿死，纷纷起来打劫魔族的运粮车队。整个远东盗贼遍地，秩序大乱。魔族守备部队则回报以最残酷的镇压，一旦抓到抢粮的，全部活活剥皮。一时间，从最东边的沙加行省到最西边的伏名克行省，道路边几乎每一棵树下都吊着剥了皮或者烧焦的尸体，魔族驻军每天来回奔走，忙得不亦乐乎。

严峻的形势到了八月底逐渐又缓和了下来，因为到了每年的粮食收割时节。恰好今年远东的粮食收成不错，随着一批批新粮的收割，抢粮的强盗渐渐少了起来，最后几乎没了。大家也都松了一口气，以为苦难的日子终于熬过去了，将来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他们还是高兴得太早了，完全没有意识到，比起战争和刚过去的饥荒，更加深重的灾难和痛苦正在家门口等着他们呢。

九月初，远东大总督府又发布了今年的第二次征粮任务，每人交纳粮食四百公斤，同时下令每户出一名青壮年劳力服劳役。

后世往往认为，是魔族的远东总督鲁帝过度的急功近利导致了魔族远东政权的天折。他们都说，如果魔族委任的远东总督不是鲁帝的话，比如说，换成仁厚点的叶尔马，或者手段更温和的云浅雪，那么魔族在远东的统治是应该能维持更长时间的。毕竟魔族刚进远东的时候，当时的远东民众甚至是欢声雷动，夹道欢迎，那热烈的情形，让人想起了两百多年前，紫川家首任总长紫川云进军远东的一幕。

但青年史学家唐川独抒己见，他认为：“历史不会因为偶然而改变。无论是谁担任远东的总督，出现那个结局都是必然的。虽然远东地区已经划入了魔族的版图，但是魔族王国却并不把远东的民众和自己的臣民同等看待。贫瘠的远东地区被

魔族当成他们与人类战争的后勤补给地和殖民地，在魔族看来，远东地区不过是为了实现他们征服紫川家与人类世界的目标所需要的一块垫子罢了，谁会对一块“垫子”有任何怜悯和同情呢？有很可靠的证据表明，七八〇年夏秋时节的第二次征粮，完全是魔族上层对鲁帝的授意和命令。由于战争，当年魔族国内误了春耕，粮食歉收，有出现饥荒的可能。

“根据我们手头的御前会议记录可以证实，当谈到如何应对这个问题的时候，魔族的二皇子卡兰提议：‘我们可以从远东的那群乡巴佬身上捞一些。’他甚至没有费心劳神把他们称为‘远东友军’。御前会议以全票通过了这个提议。由此可见魔族王国对于远东究竟是抱着一种什么样的态度，鲁帝的横征暴敛，不过是执行他们上层的命令罢了，只不过他选择了一种他认为是最简单、最有效的方式——也就是最残酷、最野蛮的方式。”

乡乡镇镇，到处响起魔族守备军的马蹄声，他们大声地吆喝着，宣布着最新的征粮命令：“每人四百公斤粮食，马上交出来！”虽然来自国内的命令只要求每人征收两百公斤，但是鲁帝也藏了点私心，他想为自己的部队积攒点军粮，将征粮额度提高到了三百，而他麾下的总督和驻军头目则有样学样，层层加码，最后达到了这么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四百公斤，足够一个成年半兽人吃一年。

一片鸡飞狗跳之中，魔族士兵挨家挨户地搜查，将那些交不出粮食的人家搜了个底朝天，砸碎了所有的米缸锅炉，茅草房屋被一把火点着了，熊熊烈焰中，冉冉上升的黑烟遮蔽了黄昏的天空。半兽人、蛇族、精灵怪和龙人的老幼妇孺被吊了起来用棍子乱打，村子的上空回荡着一片惨叫声。

整个远东大地都在占领军的铁蹄下流血，呻吟……

为了粮草的征集已经搞得怨声四起了，但魔族的索取并不局限于粮草。在上次战争中他们已经发现，虽然骁勇的魔族军在平地上打起野战来称得上所向无敌，但在对帕伊城的攻击中，近百万的魔族大军居然拿不下坚守孤城的少量人类守军，这暴露了魔族军队作战能力上的薄弱环节：不善于攻城。而魔族如果打算继续西进的话，所要通过的第一关就是坚不可摧的瓦伦要塞，这可是比帕伊要强上数百倍的坚城。

魔族最高统帅部认为，攻城能力的薄弱，主要是因为武器装备的缺乏造成的。在魔族军中，云梯、冲车、登城车、攻城车、铁甲盾等攻城武器数量远远少于人类，技术上也远比人类要落后，这是限制魔族军队作战能力的一个瓶颈。

另外，上次的战争中，斯特林在帕伊城下横冲直撞的铁甲骑兵也给魔族的参谋

总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魔族迫切地想拥有同样的战略性特种兵种，以图在即将到来的与人类大规模野战中取得优势。

所有这些新式工具和武器的制造，需要大量的金属和煤。

大批大批的远东种族青壮年平民在魔族兵皮鞭的驱赶下进入了新开辟的矿井去进行高强度、高危险的开采作业。魔族开挖的矿井，比迄今为止挖的任何矿井更深，人们挣扎着，成群地病倒、死去。在不见天日的黑暗的地下，成千上万的矿工因为塌方、冒顶的灾难事故而送命，他们的躯体被上亿吨的石头压成齑粉，深埋地下。

由于把一切生产能力都集中到了另外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上去，造成了远东的经济彻底崩溃。为了躲避劳役和征粮队，村民们背井离乡，丢下了刚播种的粮田。种了一半的土地开始荒芜，长满了野草。人们回忆起刚过去不久的饥荒，产生了极大的恐慌。

七八〇年的十月，远东五大种族，也就是半兽人、蛇族、精灵怪、矮人、龙人，各自推举自己的代表，联合向远东大总督请愿。代表们来到总督府，流着泪哀求鲁帝大人给饱受苦难的远东人民一点点喘息的时间，请求减少征粮数额，起码把活命的最低限度的粮食和来年的稻种给留下来，把一部分抓走的青壮年放回家，哪怕就让他们回家几个月，到了冬季的农闲时节再过去也是好的。

鲁帝非常诧异，说：“远东的这群贱民，居然不想着如何回报远东各民族的解放者——我们伟大的神皇陛下和他忠实的臣子鲁帝大人，不想想有多少勇敢的神族战士为了解放你们献出了生命和热血，而是斤斤计较，说什么任务太重了承受不了！这完全是胡说八道！目前的任务已经是神皇陛下的优惠恩典了，是陛下对远东民众的最大关怀了！你们明明是企图蛊惑人心扰乱秩序！幸好，我火眼金睛的鲁帝大人一眼就识破了你们的企图，你们的阴谋是绝对不会得逞的，远东民众对神族的忠诚和热爱，你们是绝对动摇不了的！至于你们，你们这些忘恩负义、罪大恶极的家伙，哼，杀了你们还真是便宜了你们呢。”鲁帝将军边说边动手把他们给杀了。

同日，总督府发布命令，宣布过几天就是伟大的神皇陛下的诞辰，每人再征收一百公斤粮食，以表示远东民众对伟大的神皇陛下的热爱和忠诚。

一般来说，远东的民众是淳朴的、忍耐的，他们可以忍受贫穷，忍受饥饿，忍受家徒四壁、一无所有，他们忍受了上千年的苦难，像骆驼一样驯顺，又如老黄牛一样隐忍。但是，这所有的一切忍耐都得有个最起码的底线，就是可以活下去。一旦这个底线也不能保障的时候，那他们就会变得非常狂暴和桀骜不驯。也就是这个

原因，他们可以忍受紫川家长达两百年的统治，但如今面对魔族的暴政，他们却一年也受不了。

远东沙罗行省素以民风剽悍和热爱自由而闻名，当年，就是他们第一个起来反抗紫川家的暴政，如今，又是他们再一次给整个远东做出了光辉的榜样，为了抗议魔族的横征暴敛，行省的首府珑克市爆发了大规模的骚动。十几万衣衫褴褛大叫大喊的半兽人和蛇族占领了这个城市长达两天之久，他们大声地讥讽和嘲笑当地的魔族总督，喊叫声淹没了魔族一位正规军团队长的威胁喊话。愤怒的骚动群众向全副武装的魔族兵队投掷泥块，发起冲击。

被激怒的当地总督要求驻军出兵镇压，冷静的驻军首领不得不向他指出：“眼前这被激怒的半兽人和蛇族数量足足有十几万，而魔族在当地的全部武装力量不到六千人，一旦激怒了他们，胜负姑且不说，他们随时可以冲垮总督府门口那道薄弱的卫兵人墙，那后果，大人您可以自己想象。”

明白以后，魔族总督浑身哆嗦，躲进了总督府总部的地下室里，自作囚徒。

远东总督府的反应是非常强烈的。紫川家因为疏忽和反应迟钝而导致小小的叛乱蔓延，发展成为席卷整个远东的大灾难，最终失去了整个远东。鲁帝决心不犯与自己前任同样的错误。二十个团队的魔族正规军被派往叛乱地区。通往那里的每一条大路、每一条小路都被封锁了，整个叛乱地区成为一个与外界隔绝的真空地带，那里所发生的一切将永远不被世人所知。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位于沙罗行省下游的明斯克行省的村民发现，实在无法再饮用蓝河的河水了，往日清澈见底的整条河流都变成了淡淡的粉红色，还散发着若有若无的血腥味。凡是见到这一情形的远东民众，无不吓得脸色发白，噤若寒蝉。

魔族官员对此的解释是，上游正在进行大规模的水利修建工程，那种红色是由于一种特别的红泥溶解于水中造成的。但在民间有些地方，特别是在一些与沙罗行省相邻的地区，那里的半兽人村民耳朵听力相当好，视力也不怎么差，他们流行着另外一种说法：魔族在沙罗行省实施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这种说法迅速传遍了整个远东。

如果说对于先前鲁帝的横征暴敛，远东民众还提出了诸多抗议和不满的话，对于这次的沙罗行省事件，他们则回报以沉默——压抑的、死一般的沉默。那是因为他们已经觉悟了，自己所面临的对手，不是可以用语言和道理来说服的。

一片沉默之中，仇恨的种子在一天天生根、发芽……

帝国历七八〇年的十一月，酷热难当的炎热天气渐渐消退，虽然第一场雪的踪迹还迟迟不见，但浓浓的秋意却已经清楚地表现在凋零的落叶和光秃秃的枝头上。

落日在西边的天际发出最后无力的光芒，映照在马蹄踏过的枯黄野草。骑兵侦察队迎着落日方向疾驰而过，落日的余晖在骑兵们跳跃的身影上镀了金亮的一层。

队列前头的指挥官突然一举手：“停下！”勒紧了战马，马匹长长地一声嘶鸣。后面的骑兵也跟着一个接一个地停下，不羁的马蹄踢打着枯草，胡乱地原地兜着圈。后面的另一个骑手赶上来问：“白川，干吗停下？”

白川没有回答，偏着脑袋侧过头去仿佛在倾听着什么，鼻子使劲地吸着气：“明羽，你闻下，这里的味道是不是有点不对？”

明羽使劲地吸了一下，空气中弥漫着草原特有的土地和干草的芳香，晚风吹过，他却感觉到了另外一种不协调的味道。他很快反应过来，迟疑地说：“有点血腥味？”

白川点头，指着位于他们南方的一个小树林子：“是从那传过来的，我们过去看看。”

明羽有点犹豫，白川已经掉转了马头直奔而去，骑兵们已经跟在她的身后了。他无奈地叹口气，暗暗祈祷那不要是魔族的大部队才好。

越接近林子，血腥的味道就越浓烈。在林子的边上，白川发现了他们要找的东西。一道天然形成的浅沟里躺着被砍死的魔族兵尸体，横七竖八的，足有十几具，可以看到黝黑的血迹斑斑的脸，蓝棉裤外面黑乎乎的赤脚。尸首的旁边没有武器，连身上的制式铁甲也给剥掉了，伤口的血还没有干，在不断地往外涌，显然死亡的时间并不长，凶手，无论他是谁，一定没有走远，很有可能就是听到了马蹄声才匆忙走开的。

明羽皱着眉头，吩咐部下：“挖个坑，把他们埋了。”

骑兵们一片叫苦连天地埋怨，要收拾这么恶心的死尸，长官实在太多事了。明羽倒也不是具有菩萨慈悲心肠才替魔族兵收尸，他只是担心若魔族发现尸体，肯定会对这一带的居民进行报复，说不定还会连累到秀字营的藏身之处。

侦察兵向白川报告：“从血迹看，对方有几个负了伤，血迹一路滴进了林子里，血迹都是湿的，他们一定没有走远。脚印很杂乱。”

白川点点头，里面很有可能是自己人。她挥手招呼一队骑兵：“跟我进去。”

这是一片桦木林，树木稀疏，在这深秋时节叶子都快掉光了，很适合追踪。骑兵们沿着林间的小路跟着血迹而去，秋天深深的一层落叶在马蹄底下咯吱咯吱地发

着声响。

“他们就在那儿！”前面的骑兵叫喊道。

白川也看到了，浅白色的桦树林间有一堆活动着的异样颜色，非常显眼。她精神一振，往马屁股上抽了一鞭，加快速度赶上去。马蹄声响彻林间的小路，将栖息的斑鸠惊得飞起。知道自己绝对跑不过战马的速度了，对方不再躲藏，反倒朝着白川等人迎了上来。白川生怕有埋伏，下令骑兵减慢速度，小踏步地前进。相隔不到二十步，已经可以看清楚了，双方警惕地相互接近，小心翼翼地打量着对方。

这是一群衣衫褴褛的人类士兵，装束各异。有的人穿着军大衣，有的人穿着紫川家的士兵制服，胸腹处绑着一块残缺不全的护甲，还有的人甚至就穿着魔族兵的战甲，上面沾着血。士兵们面目黝黑、精瘦、肮脏、饥饿，有几个身上还带着伤，连站都站不直了。他们手上都有武器，是刀、剑、弓箭、魔族兵特制的钩式刺枪、钉了钉子的木棒、磨尖的铁片……

白川目光炯炯，她已经隐约猜到面前这群人的身份了。她跳下马，把腰上挂的马刀放在地上，然后举起手，拍拍自己身上，示意自己是没有武器的，缓缓向他们走近，脸上带着微笑。

“站住！”一个长着络腮胡子的高大汉子的头，他话音刚落，咯吱咯吱的声音就响起了，几个弓箭手已经把箭上了弦。

白川身后的骑兵一阵骚动，血气方刚的骑兵们齐齐拔出了马刀，一片蓝色的刀光闪烁。队长凶狠地叫骂道：“你们敢动我们大人一下，我把你们全部砍成肉酱！”

“别闹！”白川回过头，严厉地压制骑兵们。她又转过头，停住了脚步，把手摊得开开的，轻声说：“我没有武器的，只是想跟你们谈谈。能让我再走近点吗？”

或许是被白川温柔的语气给打动了，更有可能是因为后面闪亮的马刀的效果，络腮胡子的语气柔和了些：“你过来，慢慢的。”弓箭手也把装上了箭矢的弓垂下，指着地面。

白川走了过去站到他们面前。双方已经可以随意地交谈了。白川干咳一声，问：“外面的那些魔族兵，是你们杀的吧？”

络腮胡子犹豫一下，点了点头：“是我们干的。”否认是没有用处的，身后很多人的兵器上还沾着血迹，还有人身上穿的就是魔族兵的盔甲。

白川点点头，带着赞许的神色问：“有没有人受伤？”

“有几个兄弟挂彩了……”

白川立即说：“稍等一下。”掉头往自己队伍方向走去，吩咐骑兵队长两句。队长从塞得鼓鼓的马鞍袋里面找出点东西交给白川，她又走了回来，将一瓶伤药和几卷干净的绷带交给络腮胡子：“赶紧给弟兄们处理伤口，不然等下就发炎了。”

络腮胡子连忙接过。这正是他们最缺少的东西。他转头把药交给一个披着魔族盔甲的小伙子，低声吩咐他去包扎伤口，转过头对白川由衷地说：“十分感激。”

几个伤员被扶到一边倚在树下进行包扎，他们也呻吟着七嘴八舌地表达了谢意。双方之间那种绷得紧紧的气氛已经松懈下来了，大家都松了口气，松开了捏在武器上的手。

白川微笑着说：“不必客气，举手之劳而已。请问您的身份？”

“我叫杜克，是紫川家远东军第三十一师团第五大队小旗武士，”络腮胡子苦笑一下，“曾经是。”

周围的军官和士兵都沉默着，神色颇为尴尬。

白川不解，随即恍然：“三十一师团？那不是原来驻扎在格洛克行省的……”

在两年前的远东动乱中，驻扎在格洛克行省的二十五个家族师团奉雷洪之命叛变，三十一师团也是其中之一。这批叛乱队伍后来加入了远东种族军，成为远东叛军中的中坚力量。后来在魔族入侵的时候，他们成了魔族侵略人类的帮凶和爪牙，同胞手足相残，这是紫川家历史上最为惨痛的一页了。

白川沉默了，好半天才轻声说：“原来是这样。”那就是说，眼前站的人也是叛军的一员了。

仿佛看出了她的心思，杜克轻声说：“是的，你想的没错，我们是叛徒。”他挥一下手指着后面沉默不语的众人，“现在站在你面前的，都是叛徒。雷洪起兵的时候，凡是忠于家族不肯叛变的官兵，全部给他杀了。现在活下来的，全部都是叛徒，紫川家的叛徒，也是人类的叛徒。”他面无表情，语调中却有难以掩饰的苍凉和无奈。

白川看着眼前这群人，憔悴，精瘦，她实在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他们。被人污蔑为叛徒时的悲哀，自己也曾深深体会过。其实就是现在，自己和秀字营的一行人也依旧背负着背叛者的污名，只是自己一行人是无辜的，而眼前的这些人则是货真价实的背叛者。他们的感受又是怎样的呢？

她默默地点了点头，问：“那些魔族兵——外面的那些魔族兵死尸，又是怎么

回事呢？”

“雷洪死了，魔族派鲁帝做了远东种族军的首领。鲁帝对待部下太残暴了，我们不想再干了，开了小差。外面的那些人，是魔族派来追杀我们的执法队。结果，”杜克自嘲地一笑，“你都看到了，我们把他们给做掉了。”

白川有点惊讶。魔族执法队是魔族军中的督战队，往往都是由魔族军中的精锐部队担任。眼前的这一伙疲惫不堪的逃兵居然能反过来把对方给消灭掉，那么，眼前这群人的战斗力就要比他们看起来的要强上很多了。久经沙场富有经验的战士，再加上优秀的作战指挥官，这些都是秀字营目前很需要的人才。她问：“你们下一步打算去哪里呢？有没有打算回紫川家呢？”

杜克摇头：“我们手上染过自己人的血，家族不会宽恕我们的。下一步怎么办，我们走一步算一步好了，哪天被魔族追上了，我们拼了也就算了。小姑娘，谢谢你的药，你们还有没有多余的药品和食物？我们用金币跟你买。”出于自惭形秽的心理，他不想与眼前的人类有太多的纠葛。大家虽然同为人类，却不是同路人。

白川叫住了他：“我们这里没有，但是我们基地有，食物和药品都很充足。既然你们没什么地方去了，你们愿意跟我们一起走吗？”

杜克十分惊讶。眼前的人类明知道自己的身份，还肯接纳自己？他反问：“你们是什么人？”

事实上，他们早就有这个疑惑了。魔族已经开始胜利进驻远东各地，许久以来已经见不到曾经统治远东的紫川家军队了。而眼前这个年轻的女军官身着紫川家特有的呢子蓝色军大衣和高统皮靴的军官制服，她身后的部下也通通身穿黑色的骑兵制服和披风，肩膀上缝有部队番号的红色肩章，一言一行都是那种受过严格训练的军人举止，身手矫健气质沉稳，很显然这是某支正规部队的一部分。

白川看出了他的疑惑，笑说：“你放心，咱们是同路人，我们也是叛军。我们是秀字营的。”

“啊！”“哦！”叛军士兵齐齐发出了惊讶的呼声。杜克颤抖着问：“你们是秀字营的……那紫川秀是你们什么人？”

“紫川秀是我们上司。”白川奇怪于对方的反应，问：“怎么了？”

杜克激动地说：“他是个大英雄！他的事情，我们军营里都传遍了。魔族最初想封锁消息，但是死了那么多高级军官，他们实在无法解释，消息最终还是泄露了出来。听到他的名字，魔族连从睡梦里都会吓得哭起来呢！因为他，连我们都沾光，跟着扬眉吐气了好一阵子，我们都把他当偶像来崇拜呢！他是我们紫川家族的

光荣！”激动之下，他忘记了自己的叛逆身份，脱口而出“我们紫川家族”。

另外一个叛军士兵补充说：“整个人类世界的光荣！”

白川和秀字营的骑兵们面面相觑。他们没想到自己的上司在家族内臭名昭著，在远东却是这么声名显赫。有人小声说：“英雄……有赌输了就赖账的英雄吗？”话没说完，有人已经把他的嘴给堵上了。

“我跟你们走！”杜克毫不犹豫地说，“跟着秀大人，哪怕死我们也干了！”

他回过头去，急速而响亮地一个口令：“敬礼！”

衣衫褴褛的汉子们齐齐向白川行军礼。杜克嘶哑而响亮地对白川喊话：“原远东军第三十一师团第五大队，全员请求归队！请长官指示！”

白川缓缓回礼，说：“杜克小旗武士，欢迎你和你的部下归队。我是秀字营旗本白川。你说这是第五大队全员？其他的人在哪里？”

“报告长官，我们整个大队全部都在这里了！”

白川倒吸口冷气。按照紫川家的正规军队编制来说，一个大队应该有五百多人的，而眼前的人最多不过五十来人，并且几乎个个带伤，可见这队人经历的战斗是多么残酷。她也不多说什么了，带着他们与明羽等人会合，一起撤退。

队伍一直往西走，由于路上耽搁了些时间，等队伍离开草原进入山区的时候，已经是深夜。这种森林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那密密匝匝的荆棘和枝条，交错纠结，钻进里面就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不见。那望不到边的灌木丛，就像一座城市，没有比这更僻静、更幽深、更阴森的地方了。

在黑暗的丛林里经过一夜的跋涉，新加入的士兵被不见天日的漆黑树林弄得晕头转向、不辨方向。他们不能理解，秀字营的士兵怎么能在黑暗中这么准确地辨认方向和道路呢？

到第二天的上午时分，队伍脱离了丛林，进入一个险要的山谷，那谷口狭隘到只能容纳两骑并行。谷口处修建有一个简单的石头堡垒，一个瞭望的弓箭手在堡垒顶上看见了过来的队伍，远远就中气十足地大喊：“站住，什么人？”

白川停下了马步，她知道这时候应对稍有不慎，谷口两边的伏兵就会立即对他们放箭。她扬声回答道：“口令，三河旗本。我是直属师团长官白川，奉大人命令，刚刚执行完侦察任务归来，请放行。”

弓箭手的身影消失了，骑兵们耐心地在原地等待。过了一阵他又出现了，大声说：“欢迎归来，白旗本，您辛苦了！”

队伍接着前进，通过了谷口，走了大概半个小时，眼前豁然开朗。杜克等新加